

滿清野史續編廿種

清宮二年記

清野史續編廿種



清野史續編廿種

八月十五日。則中秋節之典禮也。亦有謂之月節者。至月節之名之所由昉。則由於中人率信月圓時。非真圓。必至此日。乃得其全。是日應行諸儀。僉由宮眷爲之指揮。於月之上升時。且拜之焉。其他典禮。與龍舟節者無不同。太后之與宮人等。亦互有所獻。資節禮之終。則殿以戲。所演者月景也。相傳月中有一嫦娥。與之偕居者。爲一白兔。名曰玉兔。按是劇所演。此兔乃逃之地上。變爲一少艾。日中一金雞見之。亦逃出。變一嬌好之公子。彼等旣相遇。遂相愛好。時地上另有一紅兔。見此情狀。亦變爲公子。俾奪金雞之情愛。而求悅於玉兔焉。惟其面色之紅。卒不能變。相形見絀。未遂所願。而金雞之與玉兔也。相愛如常。此時月中嫦娥。知其所失。乃遣天兵捕兔去。而金雞亦於是返日中矣。

八月二十六日。宮中又舉典禮。方清之龍興也。順治帝以力征故。於八月廿六日。糧糈盡竭。不得已以樹葉爲食。其士卒亦然。蓋彼時所得者。僅有是耳。自是滿人遂以此日爲紀念。迄今不衰。滿人於是日。無不盡屏侈靡。尤以宮中爲甚。余等無得肉。

食所餐者。僅米和高莖之葉而已。且不得用箸。食物則以手撮之。雖太后亦無得或異。此蓋欲使後世子孫。毋忘乃祖拓闢疆土所受之艱阻故也。

八月垂盡。太后於春間所植之葫蘆。將於是時收穫。太后日偕余等去以觀之。彼恆擇其式之最佳者而採之。蓋謂其腰之最細者也。且以細帶縛之。使不改其形式。一日太后指一葫蘆而語余曰。此頗足令余思爾之著西衣時也。今爾之衣。爾必覺其安適矣。當葫蘆成熟時。乃割之。太后必以竹刀刮其外皮。而以濕布拭之。曝之使乾。不數日間。輒作褐色。乃懸之而作頤和園中之飾品焉。有一室中。共有葫蘆一萬。其狀各殊。至以布拭葫蘆。俾麗其色。與所以刮之以備宮中之用者。皆宮眷分內事也。惟余等中。除太后外。鮮有審慎及之者。一日余方從事於此。忽有一葫蘆之老者。其頂爲余擊落。而此又太后所最喜者。余時不敢以所過往告太后。一宮眷語余。莫若盡棄之而不言也。葫蘆甚多。太后或不得而覺之。余卒自決。莫若往告太后。苟有責罰受之可也。而太后竟未嘗以此有所煩擾。殊足奇異。太后曰。此實太熟。其頂固將

墜落爾適以其時拭之而遂墮耳。此殊無法可施也。余告太后。以余之不愼。自念殊慚。况此爲老祖宗所悅者耶。而此事乃畢矣。時諸宮眷均坐憩室中。亟欲知余之所。以脫此厄者。迨旣告之。僉謂彼等苟有犯是者。必遭訶責云。且均大笑。而謂悅愛者所事。無不佳者。是言殊使余不自適。繼以此事一一告之皇后。渠謂余以實言告太后。甚當。並囑余審愼。嫉余者頗多也。

九月初。菊花發芽。宮眷之責。應每日往整齊之。盡去其芽。每榦僅留其一。以此則菊可肥碩。花開亦大。雖太后亦從事焉。太后於菊最精詳。余等之手。苟不涼者。不得撫之。蓋謂執手。將使葉之萎也。其花約九月杪。或十月初。則盛開。太后之於菊也。蓋有奇能。能於菊之未萌芽時。道其花之形與色。彼恆謂此將作紅花者。余等乃以竹片書其名於上。而插之花盆中。繼又謂此必白者。余等復如前法。以竹片插盆內。而書其名。太后曰。此爲爾第一年之居宮中也。爾今見此。及聞吾所述者。必甚奇。然吾於此。鮮有訛誤也。花開時。爾將見之矣。此言誠然。蓋無有不如渠所預述者。余等中

無一能知太后奚以能辨別之故。且一無所訛。余曾詢其故而彼乃以祕密見答。當此際也。畫像之進行甚緩。一日太后詢余。果以何時而能畢之。並詢歐俗如此像者。應如何酬報之。余答率以巨金爲酬。太后頗不然是。謂中國俗尙以金錢見酬。殊見侮也。彼意酬加爾女士以勳章。較以錢酬者優甚。此時余不克復有所言。然決意一俟有機遇。當再爲太后言之。

九月間。有一俄國馬戲來北京。致宮中諸人。無不互相道之。太后聞之既久。乃詢其狀。果何似。余等既詳告之。彼覺殊有興趣。且謂頗願一視之。時余母念苟以馬戲來宮中者。誠佳事也。遂問太后以能如此否。太后聞是甚喜。並備置一切。以便戲。各事既定矣。馬戲中諸人及其所攜之獸。均寓於吾等所居之左右。故余等乃出私資以飲食之。因欲以馬戲示之太后。故所費亦不之計。其帳幕約兩日始張成。而於是時。已有人以其所行之事。報之太后矣。方馬戲開演之前一日。吾見太后退朝時。其狀甚怒。余等乃詢其故。彼告余母及余。謂有御史等。頗不以馬戲之來宮中爲是因。

此等舉動。從未有入宮闈者。乞太后罷之。太后言時。大怒而言曰。且視余之權力。果何似也。余僅欲視一馬戲耳。乃不能使人之不余逆。吾思莫若給以資而遣之去。夫太后以爲是者。余等固無敢違之也。乃太后思之有頃。躍而言曰。彼等之帳幕。固已張矣。他人將不計其有馬戲與否。而其議論則同。吾必舉之。以是乃得如式舉行。太后與諸宮眷等。無不欣慰者。戲中有一段。爲幼女於球上跳舞。太后最悅之。且令重演之。至於數次。另有一段。之有興趣者。則擺棍戲也。滿宮中人。除吾母及吾姊妹外。從未有見馬戲者。太后於時。甚懼。夫此人由擺棍墜下而自戕也。又有一段之娛太后者。則乘無鞍之馬以競技也。太后見是甚奇之。其爲太后所反對者。則以提議攜獅虎之類。以來宮中也。太后意以此等野獸來宮中。殊不妥善。寧不閱之。馬戲之主人。乃攜一稚象來。作種種靈巧之技術。此頗足使太后愉快。主人見之。卽以是持贈太后受之。事後。余等試與之戲。見象竟毫不移動。乃棄之。而置宮內諸象之中。馬戲所演者。共得三段。於其結幕之先。其主事者語余。謂極願以獅虎之戲相示。實

無危險。且大有可視者在。余等計議者久之。太后乃允其攜入。但必置之遠處。並不得縱之出柙也。

方獅虎等牽入場中時。太監乃盡聚而環繞太后之左右。不數分鐘。太后即命攜之去。而言曰。吾實不之懼。第慮其萬一逃脫。而傷他人耳。此後全幕遂終。太后命賞之銀壹萬兩。彼馬戲者反得巨資以去矣。

太后五分  
鐘愉快  
而不  
見其  
人  
力耳

兩日以後。余等猶共述馬戲之價值。乃至是以往。太后述之。覺有大失所望然者。渠謂初意此必有奇異者在也。此亦太后特性中之一。蓋無一事。而可使之愉快。至於五分鐘者。太后謂余曰。外國技藝。吾從未見有奇異者。即以此婦所繪之畫像論之。吾殊不能謂其精美。觀之似甚粗率。（太后不知油畫故也）且繪事物。又何必欲其呈彼前也。中國畫家。頗能繪吾之衣。與鞋之類。僅一覽足矣。吾意彼殊不能繪事也。惟吾之所言。爾必勿語之。又續言曰。方爾爲吾坐。俾臨繪時。爾與彼果何所言耶。吾雖不明所語。然能見彼之語爾者。固甚多也。宮中事。爾均不可告之。且勿教以華語。

吾聞彼時以各物之中國名問爾。爾亦必不可告之。彼之所知愈少。則裨益於吾等者愈大。吾知宮中實情。彼近尙無所知。惟吾等懲罰太監時。或事之類於此者。究不知彼果作何說。吾意彼必以吾等爲蠻野也。某日逢吾之怒。吾見爾乃以畫士他往。此誠爾之聰穎處。吾之性情最好莫使之見。恐被將議吾之後。吾甚盼畫像之即告成也。嚴冬將至。吾等應卽啓彼箱籠。而取冬衣矣。爾乃幼女。知爾必需之。况所有者皆西服耶。且吾誕辰。又在下月。所有典禮。必將舉行。而此後則將遷入三海。其將何以處此畫士。吾頗擬令之歸去。以居美使館中。而日來三海。至事成而止。惟此舉則困難甚。善其途程。非如今之車行十分鐘可達。將得一小時矣。縱此舉可得滿意之布置。其如冬令將遷入禁城何。爾試探之。彼果欲以何時成之也。吾得是機遇。乃告以加爾女士急欲成之。惟彼逐日所繪者。爲時太短。良以太后親坐臨繪之時間太促。且以加爾女士之畫室。又與太后之寢室爲隣。一至午後休息時。彼又不能不停其工作。太后曰。甚善。苟彼欲吾終日端坐者。則吾所有事。將全棄之矣。又言曰。吾知

爾端坐已倦。故欲吾再坐耳。然吾已覺至煩厭矣。余於此。乃不得不告太后。謂吾之端坐。不獨不覺疲憊。且以得坐其御座。視爲殊恩。方欣羨也。繼又告太后。加爾女士實不悅余爲太后端坐。蓋不能如其親坐之速。彼之於此。僅得謂吾奉太后命而爲之。故不得不安之耳。

以後十日。余等無不大忙。蓋以選備物料。豫製冬衣。及太后萬壽時。余姊妹所著之禮服。所有冬衣。皆宮制。衣身爲紅緞。上繡金龍綠雲。飾以金編。灰鼠緣之。其袖與領。皆外捲。則紫貂之裘也。當太后以此等服制語一太監時。皇后與余點首示意。余乃從之外出。皇后曰。爾去與太后叩首。彼賜之衣。而以貂裘爲緣。實殊恩也。平時只有郡主衣之。故余返室中。乃乘機與太后叩首。謝其所賜之殊恩焉。太后答曰。爾應衣此。余誠不明其故。爾何故不應以郡主相待。夫郡主之非皇族者。固甚多也。凡有殊績於國家者。無論何爵。均可賜之。爾之於余。較余所有之宮眷。爲益至巨。且見爾於職務。無不忠盡。爾或以余於此等事。殊不加察。其實不然也。爾可與郡主齊位。吾

之待爾。亦無不若郡主。惟較此爲優耳。旋回顧一太監曰。其以吾之皮帽來。此帽係紫貂製。飾以珠及玉。太后乃詳述吾等之帽。與此略同。惟太后之頂則黃。而余等者紅也。余以是不禁大快。除皮帽及宮裝全襲外。太后又有裘袍兩襲。其逐日所著者一羊皮。一灰鼠。太后繼又賜余等四襲。物質均美。皆黑白狐裘也。且均以金編與繡花絲帶飾之。此外又有衣兩襲。一淡紅色。繡蝴蝶一百。一紅色。綉綠竹葉。短衣數襲。亦附以皮。皆太后之賜。又有坎肩數襲以足之。

方余由室中外出。一宮眷謂余大幸。而得如許賜物。且謂渠自來宮中。近十年矣。尙未有如是之多也。余見渠似相嫉者。皇后聞是。特來與余等語。且告渠。余來宮時。除西衣外。無所有也。苟太后不以相當者見賜。余將奚以自備。然宮眷之與吾齟齬也。此由其端倪耳。其始余殊不之置意。直至某日。有一宮女。以無禮之語相刺。渠謂余未來時。太后愛之固至篤也。惟余則答以彼無權可與吾計議。時皇后亦在坐。乃與彼等計論其所以待余者。並謂苟余得機遇。必舉是以告太后。是言頗有效用。因此

後。遂無有以言語相窘者矣。

一日。值太后下午休息後。余遇皇帝於途。彼方返其私宮也。僅有一太監隨之。余以是殊奇異。此太監蓋帝所私有。深信任之。帝詢余何往。余以往室中休息答。繼謂其久不見余矣。余聞是而笑。因每日晨間。固無不於朝中見之。帝曰。自畫士來此。余遂無隙得與爾閒談如昔日者矣。頗慮吾之英文。殊未有進步。蓋以無人助我。而爾又日陪從畫士也。吾見爾與之相處。殊形快樂。吾思此蓋以孤獨所致耳。惟爾方監察其後。彼曾有所覺察否。吾告以僅慎從事。殊未有所宣洩。想彼尙不致以監視見疑。帝乃曰。有謂彼爲太后繪畢後。將復爲吾畫像。吾知此必流言也。吾頗欲知果誰言是者。吾告帝。吾今乃始聞其說。故不可以相告。繼詢伊果否欲畫一像。乃僅答曰。欲吾答此。殊屬爲難。惟吾究應繪與否。爾知之審矣。吾見太后攝肖像甚多。下至太監輩亦有之。吾聞此。立明其意之所在。乃詢帝果以小攝影器來。爲之攝影。究願之否。帝狀呈驚異色。而詢曰。爾亦能攝影否。苟此舉而不危險。俟有機遇。試爲之可也。爾

必毋忘。但行此必審慎耳。

於是帝又變其語詞而言曰。今且有暇。可相話語矣。吾欲有所詢爾。望爾必以實告。外人之於吾也。其意見果何似耶。曾以吾爲有法行。與睿智者歟。吾固亟欲知之也。乃吾方未能有所言。帝續言曰。吾固知之甚悉。彼等視余。固等於兒童。而無足輕重者也。其語余來。果如是否。吾當告以外人之詢余者頗多。然僅詢帝爲何如人。而彼等意見。殊未之及其得而知之者。僅謂帝之起居康豫耳。帝又言曰。苟彼之視余。而有所謬誤。則宮庭間守舊之篤。實尸其咎。自余御極。殊不欲有所言。或有所建白。卒之外人。見余無所事也。乃相率目余爲具體者矣。吾知其然也。再有詢爾者。爾其以吾所處之地位實答之。吾素抱宏願。期所以利達吾邦家。而吾非元首。不能達之。爾之所知。雖以太后之權勢。恐尙不足以變更中國之近狀。縱曰能之。亦非所願。吾恐改革之期。詎今尙不知何日耳。

帝又謂苟能允彼遊行各處。一如歐洲君主者。則事之佳妙何極。惟彼之於此。則永

無望耳。余當告帝。聖路易博覽大會。諸親王中。多有願往視之者。苟此事而能善爲布置。則吾國與各國之殊異。以及俗尚之區別。彼等見之。可盡知之矣。帝於此頗覺躊躇。蓋以前此從未有允是類之請求者。

余等話語甚久。所言者多西國俗尚也。帝謂頗願一遊歐洲。觀其政事。究如何措置者。

方是時。忽一太監來。謂太后已醒。余於是乃匆匆向彼室中去。

今至十月矣。其第一日雨雪。太監請訓太后。謂其誕辰之慶禮。仍如往時於頤和園中舉行否。頤和園者。太后之所樂居。曾如上所述者也。故彼立允其請。而謂種種典禮。一如往時。預爲布置。於是總管乃以一名單。上書各郡主之姓氏。及其爵位。又一名單。上書滿洲官吏之婦女姓氏。呈之太后。俾伊選擇。果誰氏而爲太后所欲。以來宮中叩賀者也。此時太后共選四十五人。此諸人者。俱各以太后之命召之入宮。當此際。余方立於太后座後。彼四顧而言曰。曩時吾誕辰之慶禮。率不欲招致多人。此

次實出例外。蓋欲使爾一見彼等之裝束。與其於宮中儀則。果如何茫昧耳。此次典禮。以十月六日爲始期。加爾女士已返寓美國使館。余母余妹及余。乃返宮中。六日破曉。太監等乃以各色之綢飾循廊。且於各處及樹之中。懸燈籠焉。約七時。祝壽者均至。余見之。始深然太后之言。太監乃導彼等於諸宮眷之前。惟狀甚羞縮。鮮有所語也。繼復導之以入於憩室。其中人已甚衆。吾輩宮眷皆退立廊下。其中頗有衣飾華麗者。惟其顏色甚古。狀態亦醜陋。余等視之既久。乃趨太后前。而報告各事焉。

太后凡值際會如此次者。其神志絕佳。於時乃多有所詢問。繼於他事中。詢余等曾於來賓內。見有老婦人。而衣著如新婦者。（謂滿婦而嫁與中國官吏者）獨渠一人也。今召之來。以其曩時曾與宮中有關係故。太后又謂彼尙未親見其人。惟知其甚穎慧耳。乃余等尙未見之。意彼或未來也。

太后裝束甚速。既畢。卽入廳堂中。太監總管乃以諸人入。引見太后。余等宮眷排列

成行。立其寶座後。彼等既入堂中。有叩首者。有請安者。又有並不致禮者。其實似無一人知其應如何而可。太后與之略作遜辭。並謝其賀禮。

今余且述太后之爲人。凡有所贈。或有所事者。雖至微。彼恆謝之。此蓋與常人所述者大相殊也。

時太后明知諸人無不張皇也。乃諭總管導之入各人之室中。並囑其毋庸客氣。且去休息。各人乃又踟躕。不知其應去與否。直至太后謂余等曰。可導之去。以觀皇后焉。

余等既至皇后之宮。彼等覲見如儀。且不似前此之差瑟矣。皇后乃告彼等。苟欲詳知各節。或於宮禮。無稍差誤。宮眷中無不願告之者。且決議每宮眷一人。各任來賓數人。授之儀節。以初十之典禮。苟有謬誤。誠不美觀。故余等乃從事均派。人各得來賓若干。以監督之。且以所應行諸禮授之。

值太后午後休息時。余乃往謁諸賓之任余職內者。諸賓中。太后所述之新婦在焉。

故往見之。頗使余愛其爲人。並覺伊殊有趣致。伊固顯然曾受教育者也。與多數之滿洲婦人殊不相類。且見其誦讀絕佳。於是余乃以應行各事。詳爲彼等解釋。並對於太后之應如何稱之也。至此一端。余不稔以上曾述之否。無論何人與太后語。則稱之爲老祖宗。自稱也。不曰我。而曰奴才。凡滿人家族中。其儀則仿是。代名詞之你我二字。率以父親或母親及男或女代之。太后於此等儀節。注意最嚴。由此日至於初十。此四日間。諸來賓乃學習宮儀。并往劇場觀戲。每日之晨。余等均往侍太后。並以前一日所遇之興趣事。報告之。繼則先行以赴劇場。而立於院中。以俟太后之至。太后到時。各跪下。俟其既過。以達於戲台對面之室中。其跪也。排列成行。皇帝居首。后次之。皇妃又次之。其後則郡主宮眷。而來賓爲之殿。其初兩日。各事無不如儀。乃至第三日之晨。帝忽回顧言曰。太后至矣。帝固余等之表率也。於是無不跪下。帝猶一人獨立。視余等而笑。太后實未至。固不待言。諸人亦因之俱笑。帝之於戲弄也。最形歡愉。其他則絕無如是者。